基于互动教学理念的大学英语课堂优化策略

佟大明*，张启瑞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摘要】针对数字化时代大学英语课堂教学面临的挑战，本文立足互动教学理论，结合内容依托教学、图式理论等语言学核心理论，探讨大学英语课堂的互动优化路径。研究首先界定互动教学的核心内涵，阐释其在语言习得中的关键作用，梳理互动主义理论基础，明确互动是语言学习的核心环节与必要途径。其次，聚焦大学英语课堂实践，从优化教师话语、搭建多维度互动场景、依托图式理论深化认知互动等维度，提出具体实施策略：强调教师话语在构建多维互动关系实现师生、生生及与教学内容的多维交互的重要作用；借助图式理论激活学生已有知识网络，推动语言知识的内化。最后，分析互动教学的实施价值。研究为破解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困境、构建富有活力的新型课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对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互动教学；大学英语；课堂优化；教学策略

【基金项目】大连海事大学 2024 年校教改项目（BJG-C2024056）

【收稿日期】2026 年 5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6 月 17 日　【DOI】10.12208/j.ije.20260069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Daming Tong, Qirui Zh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Abstract**】This paper against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age, explor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classroom interaction in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theory and core linguistic frameworks including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and Schema Theory. The study first defin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clarifies its pivotal role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establishes interaction as an essential link and requisite pathway for language learning. Focusing on practical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contexts, the research then proposes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refining teacher discourse, constructing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scenarios, and deepening cognitive interaction through Schema Theory. Specifically, it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role of teacher talk in facilitating multi-layered interactions—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mong students, and between students and instructional content—and leverages Schema Theory to activate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networks and foste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demonstrating its capacity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while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to address longstanding dilemmas in tradi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ffering vital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pedagogical refor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Keywords**】Interactive teaching;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optimiz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1 引言

现今数字化时代的大环境给大学外语教学带来的冲击正在成为课堂教学的挑战。早在 2001 年，Prensky 就用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称呼当下的学生，认为他们数字素养“digitally wise”层面有着先天优势。（转自 Brown, 2022）[1]另外，Brown（2022）[1]也认为移动设备的普及与无线网络连接的便捷，极大拓展了“移动中 on the move”语言学习的可能性，即移动辅助语言

*通讯作者：佟大明，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作者简介：张启瑞，男，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习（MALL;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如何平衡这种境况下课堂教学的成效性，实现大学英语教与学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让教学顺应、适应、利用这一环境并保持教与学双向互动的活力等相关问题，是作者作为大学外语教师试图思考、应对、面临的挑战，因此作为本文的立足点。

尽管有交际语言教学法的影响，大学外语教学的现状仍具有 Thornbury（1998）所说的“亦步亦趋、教师主导、全班授课”（lockstep, teacher-fronted, whole-class instruction）的特征。（转自 Bräuer, 2001）[2]但这种传统的“传输式（transmission model）”教学模式可以焕发新的活力，以解决当前数字化环境下课堂教学面临的挑战，即营造一个自然且令人愉悦的教学环境（a natural and motivating environment）使师生可以通过语言的交互协作（conversational give-and-take）（Bräuer, 2001）[2]来提升语言技能。

本文旨在通过教学实践和教学需求，结合新环境、新思考，和相关理论论证，有针对性的探索互动式教学的多维度，以及相应的策略和方法，作为当前新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课堂的教与学的有效衔接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

2 互动的定义和理论

2.1 互动的定义

互动是交际的核心，交际就是互动。语言正是在互动中被习得与运用——人们通过互动确立身份、维系关系、避免或协商冲突，并完成学习。（Haley, 2006）[3]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互动就是指相互沟通，人们常常把互动理解为交互（interaction）。一方面指抽象意义上的互动双方的传播与反馈，另一方面指具体意义上的交流互动作用。（宋薇，2018）[4]从认知的观点来说，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与语言环境互动，通过对外部语言知识的重构将语言输入内化的结果。

Vygotsky 认为互动可以促进语言学习（杨梅，2022）[5]。互动可以促使学习者的语言更准确和适当，同时对其他同学形成了语言输入。而当多人参与时，就是意义的协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Hedge, 2002）[6]。

在语言教学研究中，互动最好的方式就是亲身参与互动。语言课堂就是互动的课堂。（姜凌，2016）[7]姜凌认为互动是两个或多人之间思想、情感或观点的互惠的协作式交流。交际能力理论强调互动就是人类运用语言在各种情境下“协商意义”（negotiate meaning ）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一方把想法表达出来，让另一方理解，反之亦然并循环往复。

Allwright（1984）[8]把互动定义为课堂教学的根本，因为课堂发生的一切都是生动的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他还提到互动式教学理论的另外模式是交际性（social in orientation），因为言语互动可以使二语的知识更突出，而对语言学习至关重要。Ellis（1999）[9]，把课堂比喻为黑匣子（black box），记录着各种各样的互动，使学习者获得习得二语的各种机会。

2.2 互动理论

二语习得领域对互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Wagner-Gough & Hatch（1975）是最早提出会话（conversation）在二语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研究者，他们认为语言学习源自如何开展对话和如何进行交流，会话互动（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是获得可理解性输入的重要方式和获得语言输出的机会。（转自文秋芳，2010）[10]。

互动主义理论（interactionist theory）分为认知互动主义和社会互动主义，前者关注输入与内部认知机制的交互作用，后者强调社会言语互动对语言习得的核心作用。（Ellis, 1999）[9]。

Long （1981）将可理解性输入、调整后的输出以及会话的作用综合在一起，提出了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提出参与会话互动能够促进二语学习。Gass & Mackey（2007） 继承和发展了二语习得相关理论，描述了学习者从接触语言输入、参与互动、获得反馈到产生语言输出的过程。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意识、工作记忆和注意等认知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互动和习得是紧密相连的，所以 Gass 又将此模式称之为“互动方法（Interactive Approach）。（转自文秋芳，2010）[10]。

Krashen 强调：要成功地习得一门第二语言，取决于以意义为中心而不是以形式为中心，取决于略高于学习者当前水平的语言输入，取决于有着充足的和有意义的互动机会的环境。互动内容可能同时涉及信息传递、情感交流、利益协商等多个维度（文秋芳，2010）[10]。Douglas Brown 提出语言教学的互动理论的基石有三原则，包括认知原则（cognitive principles）、情感原则（affective principles）和语言原则（linguistic principles）。

根据认知交互理论，语言的习得是语言环境与学习者内在的学习机制复杂的交互结果。那么大学英语课堂要成为促进这个学习机制的互动的环境。这个环境里的互动不是单一的，单向的，而是多维度的。

2.3 互动的维度

教学互动的本质是“人”的互动，但参与主体不仅限于教师与学生，还包括教学资源等形成复杂的互动网络。姜凌（2016）[7]就提出了多元互动教学模式，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本文本互动、人机互动与多感官互动。

“交互式（interactive）” 这一术语被用于描述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读者在阅读时，试图从文本中挖掘深层含义的过程，与文本之间形成了动态关联（dynamic relationship）。Goodman（1967）[11]认为阅读是“心理语言猜谜游戏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是思想与语言的互动。当读者结合文本信息与自身已有储备的知识来解读内容，阅读可被视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对话，抑或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Hedge，2002）[6]。

口语交际不仅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信息转移互动，更是与同学、老师有关的，需要确立身份认同的社交活动。所以口头和书面的语言输出活动是思维的进步，对学习者理解复杂的概念起关键性作用，而这种理解是个体通过与自己、他人、社会和文化之间进行互动才能达到的。（文秋方，2010）[10]。

互动的听与视、听与说本身就是互动的认知过程。学生通过写作来学习，在思考，在创作，也是通过写作与可能的读者，包括老师或者同学交流知识和情感，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厚积薄发学以致用的一种互动过程。

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计算机辅助教学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CALL）也关系到互动式交流与协作。（Brown, 2022）[1]。

因此，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以教学内容为基础，进行有效的、多维的互动，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就是教学过程的本质。从教学意义上讲，互动即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新型教学环境（instructional context）（宋薇，2018）[4]。一个自然且富有激励性的语言技能发展环境是那种人们通过语言交流、你来我往（conversational give-and-take）以达成目标的真实互动场景。（Weissberg, 2001）[12]。

综上，互动课堂可从师生互动、认知建构、情感文化等维度系统搭建，多维度协同发力，既能强化课堂教学的参与性与探究性，又能兼顾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契合新时代课堂教学改革与育人提质的核心要求。就教学而言，由于课堂互动的多元性、变化性、随机性、能动性，互动的思路要求教师灵活的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技巧来调整和保证课堂效果。

3 优化互动式课堂策略

互动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活动（activity）”（姜凌，2016）[7]，师生互动越多，课堂教学就越活跃，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也会越浓厚。因此，需要利用、激发课堂环境中的互动维度构建更积极、多元和动态的互动环境。

3.1 优化教师话语（Teacher talk），实现动态互动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为理解教师话语在课堂互动中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Krashen（1985）[13]的输入假设理论强调可理解性输入的作用--即略高于学习者当前水平（i+1）的语言--而在 EFL 语境中，教师话语正是这种输入的主要来源。教师话语可分为两类（Moskowitz, 1971），直接型话语：如讲解、指令、纠错；间接型话语：如表扬、鼓励、提出开放性问题（转自 Muluneh, 2025）[14]。

传统结构化的课堂中，教师发起（Initiates）--学生回应（Responds）--教师评价（Feedback）”（I-R-F）的话语模式要为课堂的持续互动提供刺激诱因（stimuli for continued interaction）。（Brown, 2022）[1] 提问策略（questioning strategies）是“教学中最常见、且应用最广泛的激活技巧”之一（Ur, 2012）[15]。这也是激发学生进一步交流的最重要教学行为之一。优化提问策略为学生提供积极的情感“绿灯”，促进意义协商。构建一套提问策略体系--增加开放性、情境性、思辨性问题设计。

融洽关系（Rapport）是营造积极课堂氛围中微妙却至关重要的概念。融洽关系指的是你与学生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纽带，建立在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能促使学生产生自我效能感、能力感与创造力（capable, competent, and creative）（Brown, 2022）[1]。掌握表扬与批评之间的微妙平衡。表达真诚的愉悦与关切；具体指明问题细节，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教师话语是调控课堂互动质量的核心杠杆，通过梯度跟进提问、优化反馈、跨文化话语渗透，可丰富并激活富有深度、内涵的课堂互动。

要充分发掘课堂交际互动的潜力，不妨将课堂设想为一个流动的有机体（fluid organism）：它能在全班、大组、小组和双人参与模式间灵活切换。教师在持续管理课堂节奏的同时，也是课堂参与者。为此，教师应该调整自己的角色：从知识传递者兼顾学习引导者、注重与学生的情感联结。Tarone（2000）[16]认为，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信息提供者，教师应该提供的是指导与切

实的帮助。

3.2 善用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优化互动

图式（Schema）是认知心理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Cook（2001）[17]认为图式指文本解读所依赖的背景知识。Nuttall 认为图式是一种心理结构，具有抽象性，源于我们所有的具体经历，是有组织的，包含了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理解我们如何解读文本的一个实用概念（Nuttall, 2002）[18]。（指人脑中已有的、关于某一主题或情境的结构化知识网络。Anderson（2004）[19]定义图式为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 或 prior knowledge，指读者理解篇章时具有的所有体验，如人生经历、教育经历、篇章结构、母语知识体系、第二语言知识体系、文化背景及知识等等）。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文本本身并不承载意义，读者会带着自身的信息、知识、情感、经验与文化——即图式--来解读书面文字（Brown, 2022）[1]。Clarke 和 Silberstein[20]在 1977 年就概括了图式理论的精髓：阅读能力取决于语言知识与世界知识之间的高效互动（efficient interaction）。在 EFL 课堂中，教师要善于激活、利用图式，从而推动高质量的互动发生。图式指导下的优化课堂互动包括：

首先，激活背景图式，搭建互动的认知桥梁。教师应通过导入式话语（Lead-in talk），如关联式提问、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让学生快速、自由地罗列出与主题或语境相关的概念、观点、事实或感受，旨在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它能让学生的灵感迸发，为文本阅读做准备，唤醒学生与主题相关的已有知识。其次，调整图式结构，促进深度的意义协商。 课堂互动的过程本质上是新信息与旧图式碰撞、同化与顺应的过程。指称性问题（Referential Questions）包括理解性、推理性、分析性问题引导学生在已有图式的基础上进行信息整合与重构。促使学生在交流中实现从“表面理解”向“深度建构”的转变。然后，构建新图式，巩固互动的学习成果，拓宽图式认知。

阅读就是思想与语言交互作用，是一个积极的认知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知识的内化（internalized），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Halliday, 2001）[21]。

图式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为解读大学英语课堂互动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表明，高质量的课堂互动不仅是语言形式的操练，更是学习者认知图式被激活、重构与优化的过程。因此，立足图式理论，激活认知、构建内容图式，是提升大学英语课堂互动质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关键路径。

3.3 依托内容型教学法 优化课堂互动

基于内容的第二语言教与学，作为一个外语教学法流派，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教学来说，就是“基于内容的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以语言内容为纲，与其他学科内容结合起来组织教学，使得发展外语能力和学习学科内容较好的兼顾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互动效应。

如今大学外语学习的重心已从传统的语言本体学习转向交际导向——学习者在这一模式中同时习得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通过特定主题拓展语言学习的深度，学习者能获得外语习得所必需的可理解性输入（Krashen, 1985）[13]。

为此，实现以内容为依托，“内容与语言和文化”融合的理念，突出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侧重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异同，在词汇、句法、语言修辞、篇章结构等方面结合文学、历史、宗教和社会等人文知识全方位引导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以更深层次地了解、学习英语语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

遵循整体到局部的认知规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加工模式（top-down and bottom-up）：先引导学生把握内容整体意义，再针对性解决词汇、语法等语言细节，符合二语自然习得规律。这两种是互补的文本加工方式。我们阅读时，两种模式都会用到：有时以其中一种为主，有时以另一种为主，但二者缺一不可（Nuttall，2002）[18]。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如何平衡内容与语言的权重可根据话题和内容进行调整，以避免过度侧重内容学习，忽视语言能力的训练；也不可过度追求语言形式，忽略内容的核心地位。兼顾学生语言水平差异：在互动设计中，为语言基础薄弱的学生提供词汇、句型等支架，确保全体学生都能深度参与互动。因此，遵循动态调整互动策略是优化教学的原则以确保互动的有效性与适配性。

依托内容教学法优化课堂互动，本质上是让语言学习回归“交际本质”，让内容成为互动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搭建适配的互动框架、优化教师话语、设计多元互动任务，可实现课堂互动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变，最终助力学生实现内容理解与语言能力的协同发展。

4 互动教学的意义

互动式教学需要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交互、反馈和融合，使得教学过程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理解的过程，创新思维形成的过程。

从英语教学方法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既要探索新

的、更为有效的、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也要研究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实践依据，课堂教学应该是不定式。互动不是教学技巧，而是一种教学哲学（Brown, 2022）[1]。

用互动式教学方法，探索更多元，动态的教学模式，使学习过程更开放、互动、有活力。这在当下的信息化多元的环境下，是应对之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Brown,H.D. Lee Heekyeong.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Fourth Edi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 2022: 237-256.

[2] Bräuer, Gerd. (Ed.). Pedag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Advances in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Pedagogy, Vol. 2). Westport, CT: Ablex Publishing. 2001.

[3] Haley, M.H., Austin, T.Y. Content-Base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Interactive Approach[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6: 15.

[4] 宋薇. 以 “商务“为依托的二外英语多模态教学实践探究 [J]外语教育研究,2018,2:13-17.

[5] 杨梅. 续促互动 互动促学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4: 580.

[6] Hedge, Tricia.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13,188.

[7] 姜凌. 语言学习与语言教学法研究[M]. 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6:72.

[8] Allwright, R. L.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in Classroom Language Learn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4, 5(2), 157-171.

[9] Ellis, Rod.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9: 243, 565-607.

[10] 文秋芳.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53-76.

[11] Goodman, Kenneth S. Reading: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 [J] Journal of the Reading Specialist, 1967,4:126-135.

[12] Weissberg, R. (2001). Talking to Learn: Socializing the Language Classroom. [C] // Bräuer, Gerd. Pedag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57-170). Westport, CT: Ablex Publishing.

[13] Krashen, Stephen D.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M] London: Longman, 1985.

[14] Muluneh, T. K, Amogne, D, Maru,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eacher Talk in EFL Classroom Interaction. [J]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eacher talk in EFL classroom interaction - ScienceDirect https://doi.org/10.1016/j.ssaho.2025.102268

[15] Ur, P. A Cours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28.

[16] Tarone, Elaine. and Yule, G. Focus on the Language Learner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98.

[17] Cook, Vivia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1: 89.

[18] Nuttall, Christine. Teaching Reading Skills in a Foreign Languag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7-19.

[19] Anderson, N.J. Explor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9-13.

[20] Clarke, M. A., Silberstein, S. Toward a Realization of Psycholinguistic Principles in the ESL Reading Class. [J] Language Learning, 1977, 27(1), 135–154.

[21] 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F13.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